

和全其天真至味存焉逐世好之嗜而厚於五味則失味之真故曰口爽心遊於物初而侔乎造化其動而出也足以緯萬方其靜而入也足以鑑天地心復乎無心而然也從事於田獵則精神馳騁於外而不和返氣血作勞而心發狂失性如此大可哀也

難得之貨令人行妨

御注曰利以養人而貨以化之故交利而俱贍聖人不貴難得之貨不貴異物賤用物欲人之安其分而無所奪也貴難得之貨則至於決性命之情而養貴富何行之能守故令人行妨仲虺之稱湯曰不殖貨利孔子之謂子貢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貨之妨行如此

臣義曰知義命之所在者明富貴之有分知分而安之豈復有攘奪健羨之患貨之難得世之所貴非適於用而妄以為美者難得故也貴其難得至於決性命之情而期於必得則行之毀也孰顧故曰行妨

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故去彼取此

御注曰八卦坤為腹以厚載而容也離為目以外視而明也厚載而容則無所不受外視而明則有所不及聖人以天下為度故取此能容之腹非事事而治之物物而察之也故去彼外視之目莊子曰賊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眼故聖人去之

臣義曰無所擇而無不容者腹也有所視而有所別者目也故坤以厚載有容為腹離以外視而明為目容則無所不受契道之體明則見有所不及立我為用故聖人去彼取此聲音嗜好利欲均失性也感移於物情累之役人也目為多故先言乎目目不盲耳不聾口不爽心不狂行不妨則情忘氣完而腹實矣故終之以為腹不為目

宋徽宗道德真經解義卷之二

宋徽宗道德真經解義卷之三

良三

登仕郎臣章安撰義

道經

寵辱章第十三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

御注曰寵者在下貴者在上居寵而以為榮則辱矣處貴而以為利則患莫大焉以富為是者不能辭祿以顯為是者不能辭名親權者不能與人柄操之則慄捨之則悲茲寵辱所以若驚歟慘怛之疾恬愉之安時集於體林迫之恐欣懼之喜又溺於心茲大患所以若身歟

臣義曰見寵於人而心為之榮辱孰甚焉處貴於時而已為之利患莫大焉寵辱本乎得失得失之來心之驚也驚於得失而為榮辱故曰若驚以彼之貴為我之利固而居之反累其心同乎有為之患而不能自脫

何謂寵辱寵為下

御注曰寵之為物變化自如不可制畜可

養養焉則志於養養有辱之道古之善為士者三旌之位不足易其介萬鍾之祿不足遷其守居寵而思危在福而若冲則何辱之有貪天位也慕天祿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得而不知喪則人賤之矣故受寵於人則為下之道

臣義曰以彼之寵為榮則受寵者所為辱此為下之道也況知進不知退知得不知喪此所以履憂患而貽身災人得而賤之豈不為下

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

御注曰軒冕在身非性命之理也物之儻來寄也寄之來不可拒故至人不以為為悅其去不可圍故至人不以失為憂今寄去則不樂受則喜之是得失累乎心能勿

驚乎柳下惠為士師三黜而不去正考父三命循墻而走則異於是

臣義曰寵辱生於得失得失至而心為之累神為之驚是驚於得失而為寵辱也無得則無失無寵則無辱忘懷於得失則何

所驚也不驚則烏有所謂寵辱

何謂貴大患若身

御注曰據利勢擅賞罰作福威天下畏之如神明尊之如上帝可謂貴矣聖人則不以貴自累故能長富貴而無患譬如人身

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智同於大通則無入而不自得也世之人以物易性故累物而不能忘勢以形累心故喪心而不能忘形其患大矣

臣義曰以貴自累者忘其自貴而有彼之

貴孰免於患惟聖人無我故履至貴而未始以貴自累此所以長守貴而無人道之患涉於有我則有身之患心嚮於貴而心為之役身榮於貴而身為之累患之大也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

何患

御注曰人之生也百體九竅五藏六府賅而存焉吾誰與為親認而有之皆惑也體道者解乎此故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孟子曰天壽不貳顏子曰回坐忘矣夫死

生亦大矣而無變于已況得喪禍福之所

介乎此古之至人所以不以利累形不以形累心視萬物與我將擇焉而不可得則吾身非吾有也上與造物者遊下與外死生齊終始者為友吾有何患且寵者世所

榮也而以爲辱貴者人所樂也而以爲患蓋外物之不可恃也理固然矣誠能有之以無有則雖寵而不辱雖貴而無患伊尹之不以寵利居成功堯之不以位為樂幾是已

臣義曰有吾故有身有身故有患無身則吾固無矣吾且不有復有何患形不累於物而至於形復乎無形心不累於形而至於心復乎無心是以上與造物者遊而吾且無身矣下與外死生齊終始者為友而

有何患視寵為辱履貴知患則寵貴在彼夫復何恃

故貴以身為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為天下若可託天下御注曰天下大器也非道莫運天下神器

也非道莫守聖人體道故在宥天下天下樂推而不厭其次則知責其身而不自賤以役於物者若可寄而已知愛其身而不自賤以困於物者若可託而已故曰道之真以治身緒餘以為國家主苴以治天下世俗之君子<sup>三</sup>廼危身棄生以徇物豈不悲夫

臣義曰聖人體道在天下其靜也以道為之守其動也以道為之運豈復以身任天下之事為而反以為累乎天下樂推而不厭復有何患苟未及乎此知以道責其身而不失已於苟賤之地則知自貴矣故可以受天下之寄知以道愛其身而不徇物於自棄之域則知自愛矣故可以受天下之託天下之寄託本乎道也知貴愛以身雖不及乎體道之全然知以道自貴自愛故曰若可寄託

視之不見章第十四

視之不見名曰夷

御注曰目主視視以辨物夷則平而無辨

非視所及故名曰夷太易未見氣是已臣義曰視則用明見則有物以我之明見彼之物目力所及爾萬法一致物我玄同非視所及復何所見

聽之不聞名曰希

御注曰耳主聽聽以察物希則概而有間非聽所聞故名曰希大音希聲是已

臣義曰聲之所起物之所感既屬諸有故可聽可聞無聲之中獨聞和焉故曰大音希聲希聲獨聞則概而有間矣故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

御注曰微乎微乎至於無形孰得而搏之大象無形是已

臣義曰物之可搏而得者履乎形器無物之可搏欲搏而不得所謂大象者如此無形之中獨見有焉故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

御注曰太易未判孰分高下太音希聲孰辨清濁大象無形孰為巨細目無所用其明耳無所施其聽形無所竭其力道之全

體於是乎在窮之不可究探之不可得也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故混而為一雖然既已為一矣且得無言乎

臣義曰視之聽之搏之則非無也不見不聞不得則非有也曰夷曰希曰微則若有若無也若有若無故不可以一詰故混而無間同有於無同無於有所謂混一如此其上不皦其下不昧

御注曰形而上者陰陽不測幽而難知茲謂至神故不皦皦言明也形而下者一陰一陽辨而有數茲謂至道故不昧昧言幽也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臣義曰涉於形器者有陰陽之辨故上皦下昧理之固然至神之所妙故上不知其皦至道之所行故下不知其昧不皦不昧不離於一也

繩繩兮不可名復歸於無物

御注曰道之體若晝夜之有經而莫測其幽明之故豈貌象聲色可得而形容乎故復歸於無物

臣義曰一者道之經也合有無上下而冥於一則道之不可名也繩則有所合而為之繩繩言其不已也一之又一又玄之義復乎未始有物故曰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恍惚

御注曰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恍惚其中之物惚兮恍其中有象猶如太虛含著萬象而不覩其端倪猶如一性靈智自若而莫究其運用謂之有而非有謂之無而非無若日月之去人遠矣以鑿燧求焉而水火自至水火果何在哉無狀之狀無物之象亦猶是也

臣義曰無狀之狀有而不見無物之象有而不可得既復歸於無物則未始有物也無狀之狀無物之象則又非無物也謂之有而非有謂之無而非無恍惚之謂也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

御注曰其始無首其卒無尾故迎之隨之有不得而見焉  
臣義曰履乎出入始終之機則有首尾前

後之辨道復乎無體孰有首尾道藏乎無物孰有前後其來也不可迎其去也不可隨孰知其始孰知其終

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御注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師天而無地者

或蔽于道之動而憑其強陽師陰而無陽者或溺于道之靜而止於枯槁為我者廢仁為人者廢義豈古之道哉古之道不可致詰而非有是謂恍惚而非無執之以御世則變通以盡利鼓舞以盡神而無不可者道之太常無易于此所謂自古以固存者歟故曰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臣義曰古之道一而已執一以為用則天下之有可得而御謂之今者以際於事之時言之謂之古者以未離乎一之時言之能知古始者知道之一復乎無紀無紀之紀道之太常故曰道紀

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  
御注曰古之士與今之士異矣善為士則

與不善為士者異矣故微則與道為一妙則與神同體玄有以配天通有以兆聖而藏用之深至於不可測究書曰道心惟微則微者道也易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則妙者神也易曰天玄而地黃則玄者天

之色傳曰事無不通之謂聖則通者聖之事水之深者可測也穴之深者可究也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踵其藏深矣不可測究列禦寇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者老子謂孔子曰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其謂是歟

臣義曰古者物之初始道未離乎一也繼道者善則善者道之出也事道者士則士者道之任也今則嚮於事物之時士亦以事為之任爾此古之士所以與今之士異也惟其出乎古始以善繼道可以復道以身任道可以載道故能微能妙能玄能通深不可識也其微與道為一者言道之深也其妙與神同體者言神之深也配天之玄而任其自然造理之深也兆聖之通而

達於玄為適事之深也其機淺者俄而可度也其藏深者孰可識哉

夫惟不可識故強為之容

御注曰天之高不可俄而度也地之厚不可俄而測也曰圓以覆曰方以載者擬諸

其容而已強為之容豈能真索其至

臣義曰深不可識則不容聲矣孰可擬議強為之容故有所竊比若川至乎若濁者是也

○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隣

御注曰豫者圖患於未然猶者致疑於已事古之體道者以內遊為務不以通物為樂恐懼修省不得已而後應若冬涉川守而不失已若畏四隣易所謂以此齋戒者是也

臣義曰有物採之迫而後應非樂於通物也先事而戒曰豫已事而畏曰猶冬涉者言其不得已遠趨而進非所欲者也畏四隣者言其可畏之密適於我而不相離戒而不敢縱也

儼若容

御注曰語曰望之儼然記曰儼若思莊子曰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全德之人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故其狀義而不朋

臣義曰儼者端莊凝重之形容者變動不一之貌以其莊重故記稱其若思以其不一故莊子謂之正容儼若容形忘而容寂也

○渙若冰將釋

御注曰水凝而為冰冰釋而為水其實一體故於執一者如水之凝通於大同者如冰之釋易曰渙離也遺物離人而無所繫轅所以為渙

臣義曰滯於形體則礙於有遊於物初則復於無遺物離人所以為渙也若冰將釋所以為玄同也水凝為冰釋復為水不離當體圓融會道

敦兮其若樸

御注曰敦者厚之至性本至厚如木之樸

未散為器

臣義曰復性命之至厚故曰敦如木渾全而未散於器故曰樸

○曠兮其若谷

御注曰曠者廣之極心原無際如谷之虛受而能應

臣義曰心復乎無心曠然同乎太虛廣之極也如彼空谷能容能應

○渾兮其若濁

御注曰不劇雕以為廉不矯激以為異渾

然而已故若濁與修身以明污者異矣

臣義曰物我混一同然無間若彼濁流藏垢納污

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動之徐生

御注曰有道之士即動而靜時騁而要其宿定而能應至無而供其求故靜之徐清而物莫能濁動之徐生而物莫能安易曰來徐徐者安行而自適之意至人之用心非以靜止為善而有意於靜非以生出為功而有為于生也因其固然付之自爾

而無怵迫之情，遑遽之勞焉。故曰徐靜之徐清，萬物無足以撓其心，故孰能濁動之。徐生萬物無足以係其慮，故孰能安安有止之意，為物所係則止矣。豈能應物而不傷。

臣義曰：靜者非能動而之靜，而動未嘗不靜也。動者非離靜而之動，而靜未嘗不動也。動靜兩得者，道在於事也。故古之至道者，其動也濁而不離乎靜，故徐自清也。而物莫能濁其靜也。安而未始不動，故徐自生也。而物莫能安其安，有止意止於物，則非所謂變動不居也。

保此道者不欲盈。御注曰：有積也，故不足無藏也，故有餘。至人無積亦虛而已。保此道而以天下之美為盡在己者，亦已小矣。故不欲盈。經曰：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臣義曰：事道者忘心於道，苟有而矜之，雖有存焉，鮮矣。故不欲盈也。盈者矜其有而自滿矣。滿則覆理之必然也。其能保乎。

夫惟不盈，故能敝不新成。

御注曰：有敝故有新，有成故有壞，新故相代如彼，四時成壞相因如彼。萬物自道而降，麗于形數者，蓋莫不然。惟道無體虛而不盈，故能敝新成，能壞超然出乎形數之外。而未嘗敝未嘗壞也。故曰夫惟不盈，故能敝不新成。木始榮而終悴，火初明而未熄，以有新也。故敝隨之日中，則日月滿則虧，以有成也。故壞繼之。有道者共乎此。

臣義曰：盈則必覆，自滿故也以滿自矜而必於新成。此敝壞之理乘隨之矣。孰能保其盈乎。新則有故成，則有虧，相代相因如循環也。能新成，能敝於事而有為者，也能敝則復乎道，而無為者也。物之新成則適乎用，而嚮於事物至於敝，則時之所棄而復於道，能敝不新成，何盈之有此道，所以保也。

致虛極，守靜焉。致虛極，章第十六。

御注曰：莫貴乎虛，莫善乎靜。虛靜者，萬物之本也。虛故足以受羣實，靜故足以應羣動。極者，衆會而有所至。篤者，力行而有所至。致虛而要其極，守靜而至于篤，則萬態雖雜而吾心常徹。萬變雖殊而吾心常寂。此之謂天樂。非體道者不足以與此。

臣義曰：虛者道之會，靜者道之復。虛則不為物累，故為羣實之所寓。靜則不與物雜，故為羣動之所宗。惟虛與靜，故足以為天地之鑑，萬物之照。而萬態萬變無足以撓之者。極者道之至中，而衆之所會也。篤者道之勤行而力之所至也。以一致虛而至於極，致之至也。以一守靜而至於篤，守之至也。致之未至則實或妨，道守之未至則動或違性。

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御注曰：萬物之變在道之末，體道者寓乎萬物之上，焉物之生有所乎萌也。終有所乎歸，方其並作而趨乎動，出之塗吾觀其動者之必靜及出者之必復，而因以見天。

地之心則交物而不與物俱化此之謂觀其復

臣義曰萬物賦形於天地之間陰陽以氣帥而出入勞於天機役於神化趨嚮乎有生之塗並作而不能自己者也即動以觀靜緣出以觀復體道者能之故要觀復於萬物並作之際天地之心且得見矣況萬物乎

夫物芸芸各歸其根

御注曰芸芸者動出之象萬物出乎震相見乎離則芸芸並作英華發外說乎充勞乎坎則去華就實歸其性宅命者性之本而性其根也精者神之母而神其子也精全則神王盡性則至於命

臣義曰芸芸者物之所生根本者物之所復發為英華緣根而生歸於性宅復歸其根本大則末茂故根者物之命也芸芸歸根所以復命也

歸根曰靜靜曰復命

御注曰流動而生物物生成理謂之形形

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未形者有分且然無間謂之命命亘古今而常存性更萬形而不易全其形生之人去智與故歸於寂定則知命之在我知彼春夏復為秋冬體性抱神中以自考此之謂復命

臣義曰芸芸者動之華形之所分也歸根者靜之至命之所復也萬物受命於無而成形於有故有命然後有生有生斯有性有性斯有情情嚮於動則流於物流於物則徇末而傷本逐物而失性而命以故滅矣夫惟形志而不知其所生心忘而不知其所起觀復於並作之時而理以窮矣芸芸而各歸其根而性已盡矣理窮性盡而返乎靜一復乎至無故曰復命

復命曰常

御注曰常者對變之辭復命則萬變不能遷無間無歇與道為一以契天地以襲氣母

臣義曰常者不見親故無有終始不麗於形不墮於數與道為一而不遷於變道之

真常也非復命不足以與此知常曰明

御注曰知道之常不為物遷故六微相因足以鑑天地足以照萬物

臣義曰知不以心而得道之常是真知也視不以目而見於無形性覺自見者也故曰明真知則不為物遷明故能鑑照天地萬物

不知常妄作凶

御注曰聖人知道之常故作則契理每與吉會不知常者隨物轉徙觸塗自患故妄見美惡以與道違妄生是非以與道異且不足以固其命故凶易曰復則不妄迷而不知復茲妄也已

臣義曰知命之復則知常矣不知命之復而馳騁於外接構於物忘其性命道德之本汨於美惡是非之末捨彼真實流於妄假喪精失靈曾不知返迷不知復孰免凶患

知常容

御注曰知常則不藏是非美惡故無所不容

臣義曰知常則復乎至無與道同體容之至也

容乃公

御注曰無容心焉則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何私之有

臣義曰無所不容冥與道契物我不立何復有私

公乃王

御注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故天下樂推而不厭

臣義曰與道為公則天下之所歸往也故樂推不厭

王乃天天乃道

御注曰通天地人而位乎天地之中者王也一而大在上而無不覆者天也天地人莫不由之者道也盡人則同乎天體天則同乎道

臣義曰天下之所歸往而不知其所歸往

付之自然大無不覆而同乎天忘其所以然而然而復歸於無此盡人體天而同乎道者此也

道乃久沒身不殆

御注曰道者萬世無弊庶物得之者昌關

百聖而不窮蔽天地而不息故沒身不殆殆近凶幾近吉不殆則無妄作之凶非知常者無與

臣義曰惟道故能久久者道之常也道藏於無故能久身墮於形故有沒雖沒而不殆者雖死而未嘗死況有妄作之凶乎

太上章第十七

太上知有之

御注曰在宥天下與一世而得悵怕焉無欣欣之樂而親譽不及無悻悻之苦而畏

侮不至莫之為而常自然故下知有之而已

臣義曰至治之世上無為也知標枝然故天下同焉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徒知其上而曾不

知上之何力於我也

其次親之譽之

御注曰澤加乎民法傳于世天下愛之若

父母故親之貴名起之如日月故譽之此帝王之治親譽之迹彰而大同之道虧矣

莊子曰舜有羶行百姓悅之詩於靈臺所以言文王之民始附也

臣義曰仁義之政施於有為有恩可親而得以歸附有德可懷而得以稱譽雖治迹善於一時而道德之全已散於物假

其次畏之侮之

御注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故畏之舉天下以賞其善者不勸舉天下以罰其惡者不沮諸侯有問鼎大小輕重如楚子者陪

臣有竊寶玉大弓如陽虎者此衰世之俗故侮之

臣義曰治不知要而事於形迹至於為仁為義而仁義之化有不得而行故畏之以刑威而治之以法制法出而生姦令下而起詐諸侯至於問鼎陪臣至於竊寶故曰



畏之侮之

故信不足焉有不信

御注曰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纏索此至信也商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信不足故也太上下知有之則當而不知以為信其次畏之侮之則知詐誣滑機變之巧生而有不信者矣

臣義曰治不本乎道則上不信道至於假法制以立威而期人之畏而不侮信不足也上信不足則下有不信而日以偷薄亂之大者其孰能治

猶号其貴言

御注曰以道觀言而天下之君正則言豈可易哉戒慎而弗敢輕也故言而世為天下道行言自為而天下化

臣義曰貴言則不輕於言言且不輕豈輕於為乎云為不輕則信於道也以其不信底亂故猶号其貴言也

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

御注曰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使民甘

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而餘事足以成帝王之功然謂我自然而已曰帝力何有於我哉此之謂太上之治

臣義曰涉於事為而弊精神於寒澁雖曰為治而日底於亂治不以道故也本乎性命而遂生成於自然雖曰無為而帝力何知貴言則治之以不言而化之以道故帝王之功應世之事既成既遂而百姓莫得而形容皆謂我之自然豈知上之治哉知有其上而已

大道廢章第十八

大道廢有仁義

御注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仁以立人義以立我而去道也遠矣韓愈不原聖人道德之意乃以謂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老子之小仁義其所見者小也莊子所謂蔽蒙之民

臣義曰大道無名物我俱泯復於至無不容聲矣有仁有義離道已遠德之分也仁以愛人而未能道人義以克我而未能忘

我仁義之名立而我人之為累害於事為而道之所廢也

智慧出有大偽

御注曰民智力竭則以為偽繼之臣義曰以知之智以心之慧將以籠絡世變出而有為則民以智巧交相勝而偽亂起矣

六親不和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御注曰名生于不足故也莊子曰孝子不諛其親忠臣不諂其君臣子之盛也

臣義曰六親和則不知其所以為孝慈也國家治則不知其臣之忠也惟和與治則孝之與忠亦常也無孝慈然後有孝慈之名有不忠然後有以稱其忠

絕聖棄智章第十九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

御注曰道與之性一而不雜離道為德是名聖智聖智立而天下始有喬詰卓犖之行驚愚而明汚譽堯而非桀則聖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絕而棄之與道

同體則各安其性命之情其利溥矣

臣義曰聖智之名離道而分於德也民性喪其真純而離於樸古故聖智出焉聖以能化為體智以知人為用上以聖智臨下則民爭事於聖智之迹而不知所自貴者逐末反本重為民害聖智無所用而退藏於絕棄之域則民將自得於大順忘所慕尚而足於性分故其利溥

絕仁棄義民復孝慈

御注曰孝慈天性也覺覺為仁踈踈為義而以仁義易其性矣絕仁棄義則民將反其性而復其初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其於孝慈也何有

臣義曰孝慈者仁義之實也仁義之名立而民性失矣民性本足乎孝慈而累於仁義之名誣誣子子名實交糾所以亂性惟絕棄於仁義之迹則民將渾然完其天性誠焉相與而忘其情偽故復其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  
御注曰為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有欲利

之心者不顧其義是皆穿窬之類

臣義曰尚巧則竭其智而無所不至何恥之有尚利則貴其貨而期於必得何義之顧巧絕然後民食力而易足利棄然後民用儉而有餘故盜賊也何有

此三者以為文不足故令有所屬

御注曰先王以人道治天下至周而彌文及其弊也以文滅質文有餘而質不足天下舉失其素樸之真而日淪于私欲之習老氏當周之末方將祛其弊而使之反本故擯棄仁義絕滅禮學雖聖智亦在所損彼其心豈真以仁義聖智為不足以治天下哉先王之道若循環揀文者莫若質故今有所屬謂見素抱樸少私寡欲也

臣義曰聖智仁義巧利三者文存質滅故

民失其利孝慈不復盜賊多有由信不足而文具爾故有所棄絕棄絕其文則天下不至於失真而流偽故老氏祛其文弊而使之反本令有所屬也見素抱朴少私寡欲所屬如此

見素

御注曰語曰繪事後素素未受色見素則純粹而不雜

臣義曰性本純素動為物染則雜而不一性靜則純一無物自見如此故曰見素

抱樸

御注曰經曰樸散則為器樸未嘗斲抱樸則靜一而不變莊子曰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

臣義曰樸者木之渾全而未散於器者也民性全於自然而未嚮於物一而不變守而不脫故曰抱樸

少私寡欲

御注曰自營為私而養心莫善於寡欲少私寡欲則定乎內外之分辨乎真偽之歸

德全而性復聖智之名泯矣

臣義曰私欲勝則失已於物也少私寡欲則內省物輕知所自貴而全乎天德德全而復乎性初何事聖智

宋徽宗道德真經解義卷之三